

回归五四

舒 芜 著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C53
86

回 归 五 四

舒 芜 著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五四/舒芜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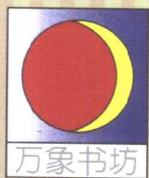
ISBN 7-5382-5459-5

I. 回… II. 舒… III. 文史哲—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40725 号

- 编辑策划 万象书坊
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夏兰兰 张国强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张红
责任校对 仇正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行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
字数 491 千字 插页 4
印数 1—4 000 册
定价 40.00 元

《万象书坊》是一种“无序”的丛书。它不顾及著译品的套式、流派、体例，凡属精心撰译的作品，均可纳入。无论传统学问、新潮近说，大众文化、高头讲章，崇论宏议、闲情小品，卫道捍义、风花雪月……均所关注。这里所做的，不妨讥之为“拉在篮里就是菜”，但确切地说，则应是：“收在篮里必是菜”。这是一种由著译界来领导的出版的“菜篮子工程”。





《万象书坊》关注全球，力求通
过一形一象，进而统摄全景
(panorama) 因特在世界范围内，敦
聘各位联络编辑，以资联系。第一批
各位，列名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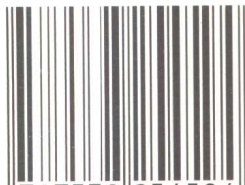
安迪(上海) 陈丰(巴黎)

陈玲(北京) 连卫(温哥华)

思浩(香港) 沈双(纽约)

恺蒂(伦敦)

ISBN 7-5382-5459-5



9 787538 254594 >

目 录

释无久	1
论因果	8
论主观	28
论中庸	72
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	131
罗曼罗兰的“转变”	145
个人·历史与人民	148
更向前	185
说“方向”	185
辞“理想”	188
述“集体”	192
斥说教者	195
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	199
关于思想与思想的人	217
论文的风格	217
过程与结论	220

论“实事求是”	226
什么是人生战斗?	242
论温情	245
论五四精神	251
向生活凝视	259
论“飘飘然”	264
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76
致路翎的公开信	284
“谁解其中味?”	312
鲁迅在城市中战斗	350
“隐晦曲折”辨	356
母性的颂歌	
——鲁迅妇女观略说	363
理性的晴朗与现实的阴暗	
——周作人的文化心态	380
我思,故我在	
——周作人的自我论和宽容论	420
女性的发现	
——周作人的妇女观	430
重在思想革命	
——周作人论新文学新文化运动	495
毁塔者的声音	
——聂绀弩妇女观略说	520
后 序	555

《后序》附记	693
--------------	-----

又附记	700
-----------	-----

〔附录〕

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 叶 遥	714
---------------------------------	-----

释 无 久

《墨经》一书，精微奥衍，素称难读。百余年来，校订董理之者，后先相继，其中奇辞异字，迄今犹未尽解。虽以俞曲园、孙仲容诸先生之深通训诂，梁任公、胡适之诸先生之精研哲理，亦犹未能穷其秘蕴，阐其义理，则斯道之非易言，可概见矣。

窃以为欲治斯业，未可以徒通训诂为足，必于古今哲理，融会贯通，然后以意逆志，求其一字一句皆了然无疑，反复推寻，务得其精义乃已。盖墨家多自创术语，各有特异之解，非寻常训诂之方所可通也。而世之业此者，于其古今通假衍脱讹误之字，固考之不憚其烦，而于其独创特有之术语，则每有望文生义之失。

“无久”二字，见于《墨经》中者三，注家悉未知其旨，大率牵强附会，不顾义之所安。“久”者何？今语所谓“时间”也。《经上》四十条曰：“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说曰：“久，古今旦莫。宇，东西南北。”所谓“久”，即时间；“宇”，即空间。历古今旦莫，而后知有时间；遍东西南北，而

后知有空间。时间与空间并举，其义本已甚明。然又出“无久”二字，则何说耶？于是注家皆莫知所从矣。且此语苟仅一见，或尚可臆测强解，今则一见再见而复三见，曲解于此，未必更合于彼也。于是疏证纷纭，愈释而愈不可解。所以者何？不通哲理，遂不见其精义；不见精义，乃不免望文生训耳。

“无久”二字，一见于《经上》四十三条，经曰：“始，当时也。”说曰：“始：时或有久，或无久。始，当无久。”范耕研曰：“始，时之初也。当时，今也。伍非百曰：任何刹那，皆尝为今；任何刹那，又皆可托始。故曰：始当时也。久以时之相续而成，时以久之存在而益显，此有久之时也；然于长宙之中，任指一刹那而截断之；不以承前，不以续后。则无久之可言矣。然不能不谓之时，此无久之时也。故时有有久无久之分。无久之时，与托始之刹那正同。故曰：始，当无久。”（《墨辩疏证》。本文所举《墨经》第几条，依范校次第。）按，此说大谬。夫所谓“时之初”者，必其后复有时相续，方得曰“初”。有初而无续，则初之为初，岂不异哉？既云“无久”即不承前不续后之一刹那，又云“无久”之时与托始之刹那正同；既云不续后，又云托始，是所谓自相矛盾也。谭戒甫曰：“当，相值也。盖久弥异时，若环无端，故云无终无始。若异时必分间断；譬诸旦暮，即以相值于日夜之初时为托始也。时分之二：（一）或有久，（二）或无久。或有久者，就古今旦暮分言之也。或无久者，就古今旦暮合言之也。故有久，即谓分割时间而有先后。无久，即谓时间若环而无间断。由是始之云者，谓从此无间断之时间中，随其所值之际而定之也。”（《墨经易解》）按，所谓“无久即时间若环而无间断”，近是，说详

后。然又谓“久弥异时若环无端”，则自乱其例矣。夫所谓“若环而无间断”，与所谓“若环无端”者，岂有异乎？同此一义，既以之释“无久”，又以之释“久”。“无久”与“久”相反，相反之二辞而以同此一义释之，诚不知其何以立说矣。梁启超曰：“常人所谓时间的观念，《墨经》不谓之时而谓之久。《墨经》所谓时，乃兼有久无久两者而言。有久之时，人所易明。如万年、千年、一年、一月、一日、一时、一刻、一分、一秒皆是也。无久之时，则非常识可见。将时间析至极微极微，终不能不谓之时。此时也，若云有间，则尚可析；若不可析，则谓之无久也。所谓始者，则与此无久之时相当也。”（《墨经校释》）按，时间可否析至无可再析之极微极微，姑置不论。藉曰能之，此极微者亦不能谓为始。盖此极微者既由屡析而来，则未析之先，其前必有与之相连者。始必无前，有前者即非始也。且《经》曰：“始当时”，《说》曰：“始当无久”。苟如梁说时乃兼包有久无久两者而言，则《经》举其全而《说》举其偏矣，又何故哉？

“无久”二字，再见于《经上》四十九条，《经》曰：“止，以久也。”《说》曰：“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若矢过楹。有久之不止，当马非马，若人过梁。”张纯一曰：“言天地以止而能久。而止在不止之中。约分两端：（一）无久之不止，若矢过楹，时虽至短，诂知‘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乃众以暂虽不止，不久即止；其理易明，犹当牛非马之说也。（二）有久之不止，若人过梁，因历时长，虽在逆旅之中，常有即行即止之时。乃众不知其不止，正所以为止；其理难见，犹当马非马之说也。”（《墨子集解》）按，原文明言“不止”之

理，当牛非马，当马非马，皆承“不止”而言。张氏乃谓“止”之理当牛非马，当马非马，真所谓倒黑为白也。且“暂虽不止，不久即止。不止正所以为止”云云，《经》与《说》中俱无此意，昔人谓宋儒增字释经，此则增句释经矣。范耕研曰：“过楹与过梁，皆不止也。特过楹仅一刹那，故以喻无久之不止。过梁则历时较长，故以喻有久之不止。牛马两句未详。夫止既以久而显矣，无久之时，则止与否，何由定哉？而惠施之徒，以谓簇矢之疾，有不行不止之时。矛盾两可，与《墨辩》异趣。说者以其新奇可喜，辄相比傅，甚无谓也。盖无久之始，仅一刹那。既不可更析为今昔，则矢之止否，未可得知。惟矢既急进不已，则刹那之顷，亦必不止。苟其已止，何由再进？此条说所谓无久之不止，正纠簇矢不行之妄者也。”按，所谓“无久之始，仅一刹那”，仍是前所引“无久即不承前不续后之一刹那”之意。无久既不承前，则矢虽疾进不已，至此一刹那，未尝不可以不止；无久既不续后，则矢至此一刹那而已止，亦未尝无由不再进也。其断案正得其前提之反矣。至谓此条正纠簇矢不行之妄，则颇有卓识，不似张纯一之妄为比傅也。梁启超曰：“无久者，将时间分至极微而不能再分之谓。盖矢行必经时而始至；所行远则需时长，所行近则需时短。然则矢之行于空间，必不能无停留。就此极微不能再分之一点观之，则矢必曾止于此点也。然使矢已止，则必不能自此点更移于彼点；今彼能移，则不止也。”按，此说前后相反，不能自圆。夫所谓移者，先在此而后在彼也。故凡曰移，必经历先后两时，移于无久之中，则无久亦有先后可分矣。有先后可分，则极微不能再分之说，不攻自破矣。必欲固执此说，经

文当改为“止，以无久也”而后可。至谭戒甫引王闿运说，释“久”为“所撑柱”，以近世物理学相比傅，不审《墨经》用名一贯之例，则尤为无当，兹置不论。

“无久”二字，三见于《经下》十三条，《经》曰：“无久与宇，坚白，说在因。”《说》曰：“无，坚得白，必相盈也。”范耕研曰：“此言坚白相盈而不相非之理，在于因。因者，谓因其本然，与时间空间无关。故曰无久与宇。得者，接也。”按，所谓与时间空间无关，不知何解。世间万物，皆不能离时空而存在，岂有坚白而能外于此者？且春秋战国时坚白之辩虽盛，从无并时空问题而同辩之者，今言坚白而曰“与时空无关”，于文于义均无所属。又范氏素以为“无久即不承前不续后之一刹那”，上文已两引之，今乃释为“有无”之“无”，与“久”字分解，亦自乱其例。然范氏究尚能为此条成一解，他家则有大改原文以就己意者，甚且大改之而仍不能解者，则更无论矣。

凡所引诸家，皆绩学大师，宿著声闻，其诠释《墨经》，率多妙解，而独于此三条，误谬若此者，亦何故欤？无他，昧于“无久”之义而已。盖此三条之论断，皆以“无久”之义为主旨；既不解其主旨，则其论断之不正确，不足怪也。

然则，“无久”者究何说欤？曰：是须先明“久”之说。久也者，弥异时也。异时也者，古今旦莫也。见前引。徒古、徒今、徒旦、徒莫，皆不能知所谓久也。历古而之今，历旦而之莫，然后知之矣。其为时本相异也，逮历此而之彼，则虽相异而已同为一我所历矣；以一我而历异时，其相异者乃会合于一我，是即所谓弥异时也。故人之所以知有久，徒以古今旦莫

之相异耳。于是，益增其异，以极其知；一日之异于一日也，一时之异于一时也，一分之异于一分也，一秒之异于一秒也，其异愈甚，其知愈极矣。始由异时而知久，今为益知久而益异其时矣。然而，黠者遂据此而言曰：时既可分，则分之至极，必有不复可分之时在；当此不复可分之时，虽至动者亦必不动。于是簇矢不行不止之说起矣。庸众亦据此而言曰：今日既不同于昨日，则今日动者昨日必未尝动。于是动外有止之见生矣。墨子深知动外无止之理，恐邪说浅见之惑人也，遂倡为“无久”之说。“无久”与“久”相对者也；“无久”即实有之时间，“久”即吾人知识中之时间。吾人知识中之时间，可分为日、时、分、秒；而实有之时间，则本无分隔。统而言之，邃古至于今日，一线绵延；析而言之，纵析之万劫，仍有先后之别。此即所谓“无久”也。前引三条皆申论“无久”之义，诚破邪显正之至言，别妄存真之要诀。而诸家注释，匪但不见其正与真，且有引邪与妄相比傅者，则缭戾不安矣。

今试本此义更观前引三条，则莫不涣然冰释。《经上》四十三条所谓“始当无久”，盖谓惟在无久中，方有所谓始。若在有久之中，则昨日不关于今日，前一时不关于后一时，前一分不关于后一分，前一秒不关于后一秒，在在皆有隔别，各个皆成孤立，更从何处觅始乎？然无久既无从隔别，则所谓始亦非有定在之所，故又释之以“当时”，意即凡目前顷刻皆可为始。墨家重实行，不依恋既往，亦不幻想方来，惟刻刻行目前之所当行，故其言如是也。至谭戒甫谓时间若环而无间断，则似是而非之说。盖时间之往，径直无还；人能刻刻以“当时”为“始”，自可随之进于至善之归，非若环之径而不进也。《经

上》四十九条，乃痛斥言止者之妄。《经》文首揭谬误之原：人之所以以为有止，皆原于但知有久，而不知无久。但知有久，则将绵延不断之时间，划为无数各不相属之刹那。不知前一刹那与后一刹那本不可分，动于后一刹那者，亦必动于前一刹那；推而上之，则动乃与物之初生俱来者矣。不知无久之理，囿于有久之见，遂谓动者曾止耳。故曰：“止，以久也。”然苟审知无久之理，则虽飞矢过楹之瞬间，其未尝稍止之理，亦如“牛非马”之易明矣。故曰：“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若矢过楹。”强执有久之见，则虽人过梁之历时明有先后，其不止之理，亦将若“马非马”之难明矣。故曰：“有久之不止，当马非马，若人过梁。”至《经上》十三条，注家多误为言坚白，实则言“无久”而借坚白为喻。十二条以“或（域）徙”释“宇”，范耕研曰：“不动不能知空间。”甚是。此条乃承其义而言，盖“宇”既待动而可知，动又待“无久”而可知，则“无久”与“宇”，固犹坚之与白，不相舍离。故曰：“无久与宇，坚白。”《说》言“坚白相盈”，亦不相舍离之意。《经》文“说在因”之“因”，据《说》当是“盈”字之误。凡此三条，既明“无久”之义，皆可洞晓其旨，而无纤芥之窒焉，则余说之非诬，庶有证验矣。

1942年3月1日

论 因 果

一

事情的开始，往往讽刺地重现于结束，在当初是用来获得胜利的，在以后往往就用来支持失败；武器本身，是没有什么固定意义的，只在用它的人，和它被用来对付的人发生了变化时，它本身才也发生变化。

笼罩于整个中世纪的一切宿命论，是当时的统治社会群用以保卫自己的统治的。既然过去是我们统治着，则无论多么远的将来，也必仍然由我们统治。这就是中世纪的一切宿命观之精义。然而，新兴的社会群起来了，这些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登场了。他们要把统治权抓在自己手里，而迎头遭受的一棒，就是方才说过的那“宿命”。于是，他们在哲学上高声质问：有什么能保证将来都依照过去一样运行呢？纵然你知道过去几千万年，一直到今天为止，太阳在每天早上出来，但你如何能根据这一点而断定明天也必有太阳出来呢？这话的正确注释只是这样：纵然过去的统治权都抓在你们手中，但你用什么推论

能得出将来我们这些从未统治过的人们就不会代替你们的统治之结论呢？由于这样的质问，这样的怀疑，当时新兴社会群便在理论的领域中给自己扫除了前进途中之障碍。因此，我们看到在与那些代表第三等级的大众所公认的战斗哲学家同时，怀疑论者也是怎样地勇敢奋起。在当时，反迷信、反神秘、以至反唯心的战斗，有如今日哲学史家所一致推许的，诚然是重要的；但那也只是战斗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即上面所说的勇敢的怀疑，也同样是起了无比巨大的作用，从而也就取得它所应有的无比巨大的价值。

可是，经过几世纪之后，历史的风暴转了一个方向吹来，当年从市场上向着宫殿进攻的英雄们，现在却自己坐在宫殿里抗御着从茅屋、从工厂里发出来的攻击。于是，打开武器库门上上了锈的铁锁，检出当年用过的刀枪，摩挲那上面的血痕，纵然是“铅刀”，也只得“一割”。当他们挥舞起那刀枪在门口疯狂地向着一切冲进来的人砍杀时，如果稍有闲情逸致，想想与这武器相连的故事，则也不免要为之浩叹吧！但在旁边明眼人看来，倒是“全始全终”，从而也就窥见他们悲惨的命运了。

这武器名字叫做“怀疑”，若仅就“用得上”的意义说来，对于一切规律观都是用得上的。中世纪的规律观，建筑在一切不变一切都要重现这样的认识上。然而，客观世界并非一切不变一切都要重现，所以，那时的怀疑论，就不仅用得上，而且有效；因为它在与那样的规律观相敌对时，就在实际上给自己取得流转观、辩证观之一些要素，从而与客观世界符合，成为真理。但是，新的规律观却与旧的规律观在本质上不同，它以彻底的流转观、辩证观代替那一切不变一切都要重现之认识。